

被建构的“包容”：成都叙事、社会距离 与中国性少数公众态度的一项社会学分析

——基于全国性社会调查（CSS / CGSS / 世纪佳缘五期调查）、跨国态度数据与公开文本（2006–2026）的证据综合

研究类型：基于公开二手数据的综述与逻辑分析 | 完成时间：2026 年 9 月

字体声明：全文以 SIL Open Font License 1.1 授权的思源宋体 / 思源黑体（Noto Serif/Sans CJK）排版，可自由复制、传播与商用

摘要：“成都（Gaydu）是中国对同性恋最包容的城市”是中文与英文互联网上流传近二十年的城市叙事。本文将这一叙事与可核验的全国性调查并置后发现：在统一口径的婚恋态度调查（32 省份、83,250 份有效样本）中，成都男性在“病理化”与“同性婚姻”两个最硬的家庭价值维度上同时位列全国末位——近 50% 将同性恋视为“心理变态”（全国最高），40% 明确反对同性婚姻（报告称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”），并被报告整体判定为“全国最不能接受同性恋的人群”。把视野放大到全国，中国社会科学院 CSS2023 显示公众对同性恋的接纳度仅 20.3%，在所有边缘群体中最低，低于刑满释放者；2021 年 CSS 中 74.5% 的受访者不接纳同性恋，而不接纳刑满释放者的仅 30.1%。本文据此完成三项工作：其一，拆解为成都“开脱”的两类常见逻辑谬误（“样本保守”与“不支持同婚 ≠ 不包容”），论证“常量解释不了差异”、以及婚姻支持率与总体包容度在群体层面的强正相关；其二，提出必须把“同性题材创作产出量 / 对同性叙事的包容 / 对现实性少数的接纳”三个命题严格分离，并以俄罗斯《天官赐福》销量与反同立法同时登顶为反例，证明“创作繁荣”更接近压制后的代偿而非接纳；其三，区分“国家的中立（定义者/自变量）”与“中间派的中立（接受者/因变量）”，并分析西方世界如何通过选择性采样把成都制造为“酷儿乌托邦”、把中国制造为“左翼乌托邦”。研究认为，相对中立不等于绝对中立，叙事层面的“包容”无法替代制度与态度层面的可测量指标。

关键词：社会距离；公众对同性恋态度；同性婚姻支持率；维度分离；文化霸权；东方主义；耽美消费；酷儿乌托邦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一 问题的提出 | 五 婚姻支持率与总体包容度为何正相关 |
| 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| 六 维度分离：重估李银河 2007 年调查 |
| 三 被叙事淹没的硬数据：成都男性全国末位 | 七 创作多 ≠ 包容度高：三命题与俄罗斯反例 |
| 四 社会距离的全国坐标：同性恋处于接纳阶梯底端 | 八 两种“中立”：定义者与接受者 |
| | 九 西方滤镜：Gaydu 与左翼乌托邦的制造 |

十 凝视的等级：白人悲剧与亚裔处境

参考文献 / 附录

十一 结论

一 问题的提出

“成都很包容同性恋”“成都是 Gay 都 (Gaydu)”，是中文互联网最具生命力的城市标签之一。它并非短视频时代的发明：早在 BBS 时代的 2006 年，《揭开中国第一“Gay 都”：为什么四川同性恋这么多》就在门户与论坛流传；2009 年“中国十大同性恋最多城市”榜单将成都排在前列；2012 年社会学家魏伟出版《公开：当代成都“同志”空间的形成和变迁》，把成都学术化为中国“同志空间”的原型。此后，微博、小红书、TikTok 以及英文旅游指南 (GayOut、Unveil China 等) 反复再生产这一标签，第六声 (Sixth Tone) 2016 年更以《Chengdu, the Questionable Queer Capital of China》为题向英文世界输出。

然而，一个流传了约二十年、“听上去像常识”的判断，并不等于一个被数据检验过的判断。本文的核心问题是：**当统一口径的全国性态度调查与这一民间叙事直接冲突时，应当如何拆解冲突、识别其中的逻辑替换，并在更一般的全国社会距离坐标与跨国比较中为其定位？**这不仅是关于一座城市的事实之辨，更是一次关于“何为包容、谁在定义中立、叙事如何替代指标”的方法论演练。

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

2.1 主要数据来源

本文不做一手抽样，全部结论建立在可公开追溯的二手数据与文本之上，主要包括四类：

1. **婚恋与性别态度调查**：世纪佳缘联合中国科学院相关机构发布的第五期全国婚恋调查报告（2015 年 9 月，覆盖 32 个省份、83,250 份有效样本），用于城市/省份之间的同口径相对排名。
2. **全国性综合社会调查**：中国社会科学院“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” (CSS) 2021、2023 年数据及其成果（邹宇春等《当前中国的社会宽容水平》，载《当代中国社会质量报告·第三辑》，2023；《2023 年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调研报告》）；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(CGSS) 2015、2023 年数据。
3. **专项与国际调查**：李银河 2007 年全国大中城市电话调查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(UNDP)《Being LGBTI in China》(2017)；美国威廉姆斯研究所 (Williams Institute, UCLA) 2024 年《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LGBTQ People in China》；世界价值观调查 (WVS)；皮尤研究中心跨国调查；爱德曼信任度调查。
4. **公开文本与案例**：中外媒体报道、审查规章与事件文本、学术理论文献（葛兰西、阿尔都塞、费斯廷格、罗尔斯、萨义德、穆尔维、杜根、普阿尔等）。

2.2 三条方法论原则

原则一：区分“绝对值”与“相对排名”。当所有省份都由同一平台、同一问卷、同一统计口径测量时，样本本身的系统性偏向（如婚恋平台用户更传统）是一个对各省同等施加的常量；常量可以抬高绝对值，却无法解释“为何偏偏是成都垫底”的相对差异。

原则二：维度分离 (dimensional separation)。“包容”不是单一对象，必须拆为抽象权利认知、道德评价、公共可见性、制度权利、私人接触意愿等不同维度分别测量；一个维度的高分不能外推为所有维度

的高分。

原则三：区分相对参照系与绝对参照系。同一行为在“中国内部主流意见”这一相对框架下可能被读作“中立的日常治理”，在“性少数平等权清单”这一绝对框架下则可能被判定为“系统性限制”。两种结论可以同时成立，关键在于标明参照系，而不是用一个框架的结论冒充另一个。

三 被叙事淹没的硬数据：成都男性全国末位

3.1 结论先行：三项同时垫底的硬指标

在展开任何辩护之前，先把最硬的结论写明。世纪佳缘第五期调查（32 省份、83,250 份样本）在“婚姻与家庭”这一中国社会最传统的价值维度上，**明确点名成都男性为“全国最不能接受同性恋的人群”**，具体为：

表 1 成都男性在第五期婚恋调查中的三项末位指标（2015，32 省份，83,250 份样本）

测量题项	成都男性	全国对照
将同性恋视为“扭曲的心理变态”	≈50%	全国最高
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	40%	报告称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”；全国男性均值约 35%
报告对该人群的总体判定	末位	“全国最不能接受同性恋的人群”

需要强调这不是笼统的“西南偏低”，而是报告具名的**全国末位**：在“病理化”（近半数称其为变态）与“同性婚姻”（40%，高于全国男性 35% 的均值）这两个最靠近家庭与道德秩序的硬维度上，成都男性同时垫底。

3.2 全国性别背景：男性显著更保守

理解成都的刺眼，先要理解全国底色。第五期调查中，男性对同性婚姻的反对率（35%）接近女性（18%）的两倍；在更温和的“如何看待同性恋”题上，男性反对率 28%、支持率仅 14%，女性反对率 15%、支持率 27%。区域上，西南男性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明显偏低（支持约 16%、反对约 33%），而京冀豫相对靠前；最接纳的山东男性对同性婚姻的接受度为 35.6%，最接纳的南京女性中 61.4% 认为同性恋是“正常的情感选择”。

3.3 谬误之一：“婚恋平台样本保守，所以结论不作数”

这是为成都开脱时最常见、也最像成立的论证，本文作者最初也曾使用。它对了一半：婚恋平台用户确实比全体人口更传统，因此调查的**绝对值**被系统性抬高，若用某一百分比断言“全中国有多少人恐同”，确有失真。但它偷换了论题——本文从头到尾比较的不是绝对值，而是**同一口径下的相对排名**。

回答（A）：常量解释不了差异

做一个最简单的思想实验：设“婚恋平台偏保守”给每一省的反对率都同等加上 10 个百分点——成都男性由 40% 变 50%，最接纳省份由 10% 变 20%。所有人被加上同样的 +10，谁第一谁最后不会挪动一名，成都

仍在末位，且与别省的差距一点没有缩小。用一把统一的尺子，无法证明它量出的最矮者其实不矮。

因此，“样本保守”不仅救不了成都，恰恰因为它对各省同等施加，**成都在统一口径下的末位才是货真价实的末位**。这也是本文收回最初开脱的原因。

3.4 一个需要预先处理的反例：广州男性近 70% 反对

同一报告中，广州男性在更宽泛的“如何看待同性恋这一现象”题上反对率接近 70%，数字看似高于成都。这并不能推翻成都的末位，因为两者测量的是不同题项：广州的高值出现在宽泛的“现象态度”题，成都则在更硬的“病理化”与“同性婚姻”题上被明确排在最后。报告作者把西南的保守归因于“传统习俗与价值观保存得相对完整”。按题项不同，“最保守之城”有广州与成都两个名字，但成都在两个最硬维度上的末位是白纸黑字。

四 社会距离的全国坐标：同性恋处于接纳阶梯的底端

成都并非孤例。把镜头拉到全国，会发现成都男性的末位只是一个更大结构的地方投影：在当代中国公众对各类边缘/弱势群体的社会距离排序中，同性恋稳定地处在接纳阶梯的最底端，甚至低于刑满释放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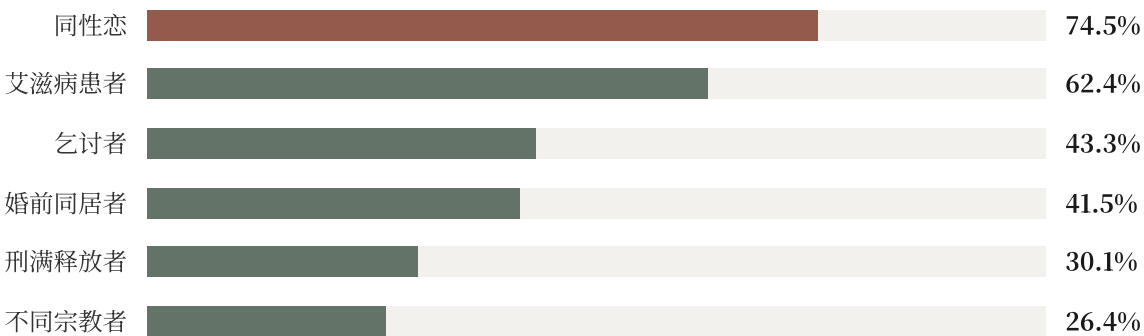
4.1 CSS2023：所有边缘群体中接纳度最低

中国社会科学院“2023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”（CSS2023，《2023 年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调研报告》）显示，民众对不同边缘群体的接纳度差异显著：对同性恋能够接纳的比例仅为 20.3%，对艾滋病患者为 30.0%，而对不同宗教信仰者、刑满释放者的接纳比例更高。换言之，在“你能否接纳这一群体进入你的社会生活”的统一量表上，同性恋排在全部被列边缘群体的最后一位——低于刑满释放人员。

4.2 2021 年 CSS：74.5% 不接纳，是刑满释放者的两倍多

邹宇春、李炜、任莉颖等《当前中国的社会宽容水平》（基于 2021 年 CSS，载《当代中国社会质量报告·第三辑》，2023 年 4 月）给出了更细的“不接纳率”排序，原文明确写道：“接受度最低的是同性恋、艾滋病患者，而接受度相对较高的是不同宗教信仰者和刑满释放者。”

图 1 公众对不同群体的“不接纳率”排序（CSS 2021，% 不接纳）



数据来源：邹宇春等《当前中国的社会宽容水平》，《当代中国社会质量报告·第三辑》，2023 年（CSS2021）。同性恋不接纳率 74.5%，是刑满释放者（30.1%）的约 2.5 倍。

这组数据的冲击力在于其对照系：一个已经服刑完毕、与“犯罪”直接相连的群体，公众不接纳率为 30.1%；而一个仅性倾向不同、不伤害任何人的群体，不接纳率高达 74.5%。社会距离并不按“是否伤害他人”排序，而按“是否符合主流道德想象”排序。这正是社会距离量表（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）在中国语境下的典型结果——道德污名的排斥力，强过对犯罪记录的戒备。

4.3 历史纵深：十余年里始终处于低位

表 2 中国公众对同性恋态度的若干关键时点（不同调查，注意口径差异）

年份 / 来源	关键测量结果
---------	--------

2007 李银河全国大中城市电话调查	抽象权利维度较高（就业平等 91%、人格平等约 80%），但道德与公共可见性维度明显走低（详见第六章）
2013 皮尤调查（央视网报道）	1 分=完全不可接受、5 分=完全融入： 58% 打 1 分 ，10.5% 打 2 分，18.3% 中立 3 分，仅 8.3% 打 5 分；约三分之二落在“不可接受”区间
2015 WVS（世界价值观调查）	仅 7% 的中国人认为同性恋“完全正当”
2017 UNDP《Being LGBTI in China》	仅约 5.4% 的性少数完全出柜；超过七成存在心理困扰；21% 报告遭遇职场歧视
2021 CSS	74.5% 不接纳同性恋（见表 2/图 1）
2023 CSS	同性恋接纳度 20.3%，在所有边缘群体中最低，低于刑满释放者

4.4 代际在改善，但“改善”与“低位”必须并陈

公平起见，必须同时呈现代际进步这一面：基于 CGSS 的研究显示，认为同性性行为“总是不对”的比例从“70 前”约 70%，降至“80 后/90 后/00 后”的约 20%，“谈不上对与不对”成为年轻一代主流；CGSS2023（5,252 名成年人）在五级量表上测得同性性行为接受度均值 1.60，介于婚前性行为（2.15）与婚外性行为（1.25）之间，绝对水平仍偏低。**结论应当是“年轻一代快速松动，但截至最近一轮全国调查，同性恋在群体社会距离排序中仍居末位”——趋势向上与存量极低二者并不矛盾，不能用前者抹掉后者。**

本章小结

全国数据为成都之“谜”提供了底座：当一个社会的总体社会距离排序把同性恋放在刑满释放者之下时，某一座城市的男性在同性婚姻/病理化维度上全国垫底，并不是反常的孤例，而是同一套道德排序在地方上的强烈显影。真正需要解释的，反而是“成都很包容”这一与数据背反的叙事为何如此顽强——这正是第七、九章的任务。

五 婚姻支持率与总体包容度为何正相关

5.1 谬误之二：“我不支持同婚，但我不歧视”

为推翻成都数据，第二种听起来同样合理的论证是：反对同性婚姻不等于不包容，我只是不认可“婚姻”这一制度，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平等相待。放在**单个个体**身上，这并非全无道理，这样的人确实存在；但一旦用它为一个**地区**辩护，就是把极罕见的个案偷换成普遍规律。判断它是否成立，不能靠轶事，必须看群体层面的统计规律。

5.2 群体层面的规律：两项指标几乎同向运动

跨国数据呈现高度一致的图景：一个社会的同性婚姻支持率与其总体社会接纳（邻里接纳、就业公平、公共宽容）高度重合。西欧、北欧婚姻支持率超过 70%，同时也是全球酷儿接纳度最高的地区；前苏联地区、撒哈拉以南非洲婚姻支持率不足 10%，总体接纳度也居于全球末位。几乎找不到“婚姻支持率全球垫底、总体接纳度却全球领先”的地区。

5.3 中国内部：维度有高低差，但方向一致

威廉姆斯研究所 2024 年 5 月报告（近 3,000 份有效样本）给出了分维度的精确分布：

表 3 中国公众对 LGBTQ 人群的分维度态度（Williams Institute, 2024）

态度维度	同意比例	维度性质
应保护 LGBTQ 学生免于校园欺凌	68%	保护性，最高
职场应公平对待 LGBTQ 雇员	62%	反歧视
社会应当接纳 LGBTQ 人群	53%	总体接纳
支持同性婚姻	52%	制度权利
愿意参加同性婚礼	46%	个人参与
不介意 LGBTQ 邻居	46%	邻里接纳（另有 39% “有点不介意”）
不介意在媒体中看到 LGBTQ 内容	45%	公共可见性，最低之一

这组数字有两个特征：其一，维度之间确有高低差（“保护学生” 68% 高于“婚姻” 52%），说明态度是分层的而非铁板一块；其二，**所有维度沿同一方向波动**，没有任何一个维度出现“婚姻支持崩落、其余维度飙升”的背离。高低差解释的是“层级”，不是“方向反转”。

关键推断

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“婚姻支持率低 → 总体包容度低”是有效的默认可信推断。中国社会确有“不支持同婚但不干涉私生活”的温和层，但它只能把总体接纳从“极端拒斥”抬到“有限容忍”，无法把一个人的态度

由“保守”翻转为“开放”。因此，“成都在婚姻维度全国垫底”的默认推断，是其总体包容度处于全国中下游——而不是“成都其实很包容”。除非出现极端反证，没有理由假定成都是 99% 规律之外的例外。

5.4 枣核型社会：五成中间派的“不作为”不是“包容”

中国首次 LGBT 社会环境调查（2014）与 CGSS 数据共同勾勒出“枣核型”态度结构：约两成完全接纳、约三成明确拒斥、约五成居中——“不干涉，但也不主动支持”。WVS 显示仅 7% 的中国人认为同性恋“完全正当”，却有 53% 认为社会应接纳 LGBTQ：**道德层面的否定判断与权利层面的容忍，在中国公众身上平行共存**。中间群体的真实态度是“道德上不认可、行为上不干涉、制度上不支持”——这不是真正的包容，而是不作为。把“不作为”包装成“包容”，正是成都叙事最隐蔽的一次概念替换。

六 维度分离：重估李银河 2007 年调查

6.1 被反复引用的“中国人比西方还包容”

性社会学家李银河 2007 年对全国大中城市的电话调查，是“维度分离”最完整、最经典的数据集，也是“中国公众其实很开放、甚至超过美国”这一说法的主要来源。李银河本人在多次访谈中判断：“中国的特点一直是公众接受度比较高，官方态度比较保守”，并指出在若干指标上超过同期美国与香港。要公正地评估这一判断，必须把不同维度的数字摊开。

表 4 李银河 2007 年调查中的“维度分离”（大中城市电话调查）

测量维度	数据	读法
同性恋者应享有与异性恋平等的就业机会	91% 同意	抽象公民权利认知，极高（同期美国约 86%）
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在人格上平等	≈ 80%	抽象价值判断，高
是否允许同性恋题材影视在中国公开播出	约 55% 赞成 / 40%+ 反对	公共可见性维度，势均力敌、深度撕裂
“如何看待同性恋行为”（另项调查）	20.8% “完全没错” / 37.8% “完全错误”	道德评价维度，否定判断占优

6.2 高分为何集中在“抽象、与己无关”的维度

这组数据恰好暴露了“中国公众比西方包容”这句话遮蔽的东西：**中国公众的“高接纳”集中在抽象的、不需要自己改变行为、不触及自身生活的权利与人格认知上**；一旦问题下沉到“道德评价”（同性恋到底对不对）或“公共可见性”（能不能在屏幕上被看见），态度立刻分裂乃至逆转。91% 的就业平等与 37.8% 的“完全错误”可以同时为真，因为它们根本不在测量同一件事。

回到成都：民间印象里的“开放”，对应的是李银河数据中 91% “就业权利”那一层（抽象、与己无关、无需真实接触）；婚恋调查测量的，是 37.8% “完全错误”那一层（最贴近家庭与道德秩序的深处）。两套数据同时为真，只是对象不同。

对“公众较开放、官方较保守”的再解读

李银河的判断在“抽象权利认知”维度成立，但不能外推为“总体包容度高”。更准确的表述是：中国公众在“不触及自身的抽象平等”上领先，在“道德评价与公共可见性”上保守，而官方态度又反过来塑造中间派在后两类维度上的判断（见第八章）。把抽象维度的高分当作总体结论，本身就是维度分离谬误。

七 创作多 ≠ 包容度高：三命题与俄罗斯反例

7.1 必须先立的铁律

“成都酒吧、漫展、耽美网文很繁荣，这不就是包容？”——这一反问的问题在于“亚文化”一词过于宽泛，把主体完全不同的几件事捆在了一起。必须先立一条铁律：“**创作产出多**” ≠ “**对创作内容的包容度高**” ≠ “**对现实性少数的接纳度高**”。前一个是产出与流量事实，后两个是社会态度判断，不可混同。进一步可拆为三个互不隶属的命题：

表 5 “亚文化”必须拆成的三个命题

命题	测量对象	成都的实际状态
(a) 同性题材（耽美）创作产出与消费流量	产量、热度、市场规模	产出/流量高
(b) 对同性叙事的包容度	公众对“同性题材内容本身”的态度（不是产量）	未必高
(c) 对现实同性恋者的接纳度	对真实性少数身份、关系、公共可见性的接纳	全国末位梯队

7.2 铁律的最强反例：俄罗斯

最能证明“产出多 ≠ 包容高”的不是成都，而是俄罗斯。俄罗斯图书联盟数据显示，中国耽美小说《天官赐福》前三册连续两年位居俄罗斯虚构类销量榜首、总销量超过 J.K. 罗琳的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；2024 年上半年以 9,200 万卢布（约 756 万元人民币）登上俄罗斯总畅销书榜第一，第二名（3,430 万卢布）不足其一半；仅前三册销量即逾 50 万册；在第 36 届莫斯科国际书展 2023 年畅销书榜上，它是前十中唯一的亚洲小说。

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同性婚姻支持率仅约 7%、以专门立法限制“同性恋宣传”、最高法院将“国际 LGBT 运动”列为极端主义组织的国家。同一个俄罗斯：一边把耽美小说买到断货，一边对现实同性恋者全面限制。如果“耽美卖爆”算“高包容”的证据，就得承认俄罗斯是地球上对同性恋最包容的国家之一——没人会接受这个荒谬结论；然而在成都身上，许多人正在重复同一个荒谬推理。

7.3 逻辑闭合：三条路只有一条通

- 路径 A（分离）：**若“亚文化”严格指与同性恋无关的娱乐亚文化（嘻哈、街潮、动漫），则“亚文化包容高”与“同性恋包容低”可无矛盾共存——但这等于承认这个“包容”与同志议题无关，无法为“成都对同志友好”作证，只是改换了话题。
- 路径 B（相关）：**若“亚文化”包含同性内容，按第五章规律它应推导出总体包容高——但这被婚恋调查直接证伪，此路不通。
- 路径 C（代偿，成立）：**现实空间越被压缩，情感与欲望越要搬迁到虚构文本中，创作繁荣与现实压制不仅兼容，而且可以互为因果。成都完全可以同时是“耽美消费高地”与“现实接纳洼地”，因为前者的主体是消费虚构男男爱情的公众（以异性恋女性为主），后者的主体是真实的同性恋者——根本不是同一群人。

7.4 为何“消费男男爱情”不是“接纳男同性恋者”

这一断裂有充分研究支撑：耽美核心读者是异性恋女性，消费的是“两个理想男性相爱”的审美与情感幻想；泰国 BL 受众研究显示，**78.6% 的男同性恋者认为 BL 叙事不代表现实，而 69% 的异性恋女性观众认为 BL 是真实的**——女性从虚构文本里读到的“gay”，恰恰是对真实同志生活最扭曲的版本；学者指出，异性恋女性在消费酷儿审美文本时，常常“切断了与 LGBTQ 真实生活的联系”。一个“腐女”完全可以沉迷耽美、同时对现实男同冷漠甚至敌意，二者经验上可共存于同一个人。

7.5 理论锚点：女性凝视与彩虹资本主义

穆尔维（Laura Mulvey）的“男性凝视”在 BL 研究中被反转：耽美构成一种“**女性凝视**”空间——女性从“被看者”转为“观看者”，观看并想象男性的身体与情感，却不必进入异性恋权力关系。它服务的是异性恋女性的观看需求与情感代偿，与真实男同处境无关，是观看结构的反转，不是权力结构的反转。杜根（Lisa Duggan, 2002）的“同质规范化（homonormativity）”、普阿尔（Jasbir Puar, 2007）的“同民族主义（homonationalism）”与“彩虹资本主义”则指出，酷儿身份如何被商品化、去政治化为可消费符号。2026 年 Sage 期刊《Pure Love and Shadow Desire》更直接论证了**审查与 BL 繁荣的共生**：审查越严，创作越要以“纯爱”“宿命羁绊”等伪装存在（2014 年晋江把“耽美”频道改名为“纯爱”正是为了在审查中存活），欲望恰在“被禁的阴影”中被放大，耽美市场规模由此突破百亿元、年增逾 15%。

反直觉但逻辑闭合的结论

耽美文化的繁荣不是“社会包容同志”的证据，而常常是“同志现实空间被压缩”的症候：公共呈现越被禁，幻想越蓬勃——这是压制的代偿，不是接纳的证明。把它当“包容”，等于把一个挨饿者的旺盛食欲当成营养良好的证据。

八 两种“中立”：定义者与接受者

8.1 国家的中立与中间派的中立，是两个层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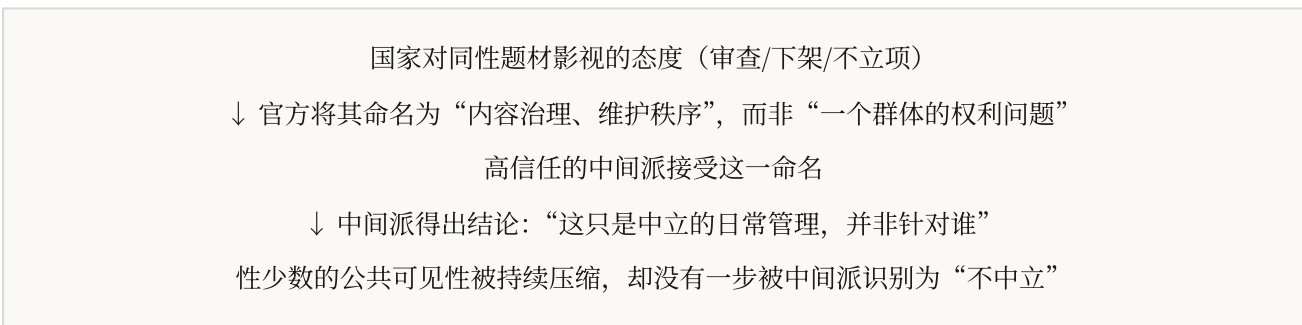
理解中国性少数的真实处境，必须区分两种常被混为一谈的“中立”：**国家的“中立”**是由一系列具体动作（审查、不批准公共活动、无婚姻制度、无反歧视立法）构成的官方程序性姿态“不支持、不反对、不提倡”；**人民（中间派）的“中立”**是约五成人口“不干涉别人、但也不主动支持”的日常态度。前者是定义者（自变量），后者是接受者（因变量）。

表 6 两种“中立”的对照

	国家的“中立”	中间派的“中立”
实质	程序上“无立场”，结果上维持既有规范现状，是被建构的中立	道德不认可、行为不干涉、制度不支持，是被传导的中立
谁定义	定义者（自变量）：官方决定“这件事属于哪个框架”	接受者（因变量）：判断高度依赖官方给出的框架信号
形成方式	主动把“限制性少数公共可见性”命名为“内容治理/维护秩序/保护未成年人”	在高信任下被动接受这一命名，从而把同一限制体验为“中立的日常管理”

8.2 高信任是传导链条的前提

枣核型社会中真正决定性少数处境的，是约五成没有固定立场的中间派；而他们没有固定立场，是因为把“定义权”交给了最信任的权威。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显示，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2020 年达 90%、连续多年居主要经济体首位，2024 年综合信任指数为 79（美国为 46）。如此高的信任意味着：**大多数国家政策动作在中间派眼中自带“合法性推定”**。完整传导链为：



8.3 同一行为、两个参照系、两个判决

以“国家禁止同性题材影视、限制相关公共内容”为例：在中国内部的**相对框架**下，主流意见同样认为公开展示同性关系不合宜，国家限制顺势而为，于是被读作“中立的常规治理”；但在性少数平等权的**绝对框架**下，无婚姻制度、无反歧视法、公共可见性被系统性限制、民间偏见不被矫正，“不支持不反对”在效果上等于“不支持”。**相对中立不等于绝对中立**。

8.4 哲学工具箱：中间派为何真心相信自己“中立”

1. **葛兰西的文化霸权**：统治不靠强制而靠“同意”，支配阶级的价值被内化为社会“常识”，于是被支配者“自愿”认同。中间派把“限制同性恋公共呈现”视为理所当然，正是这种自然化的结果。
2. **阿尔都塞的询唤 (interpellation)**：当你应声说出“这是正常治理”，你已被询唤为“把限制当中立”的主体。
3. **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**：若承认“我支持的体制在限制同志”，会与“我是宽容中立的人”的自我形象冲突；最小成本的消解方式，是主动把限制重新解释为“维护秩序/保护未成年人”。
4. **罗尔斯论程序中立与实质中立**：程序上的不偏不倚并不带来结果中立；在既有默认结构就是异性恋规范的前提下，“不支持不反对”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必然偏向维持现状，这本身就是实质不中立，只是把不中立的成本转嫁给了少数群体。

四种理论指向同一结论：“中立”不是被发现的事实，而是被建构的自我感知。这也解释了这种中立对性少数为何格外危险——中间派真心相信自己并非恐同，因此既不会主动攻击、也不会发声；当政策进一步收紧，他们会当作“治理”而顺理成章地支持。处境依赖中间派、中间派依赖国家框架、国家框架对LGBTQ是限制性的，链条环环自治，而性少数在这自治链条的任何一环都未得到真正保护。

九 西方滤镜：Gaydu 与左翼乌托邦的制造

9.1 “Gay 都”如何出海：三条通道

“Gay 都”并非西方或英文互联网发明，它是在中国本土流传约二十年的民间模因（谱系见第一章）；英文世界做的是第二步——把它从“中国内部民间梗”升级为关于“中国酷儿乌托邦”的国际判决，由三条通道完成：其一，主流英文媒体，第六声 2016 年《Chengdu, the Questionable Queer Capital of China》在传播标签的同时也记录了本地异议（有人直言“拿到这个称号需要真正的文化底蕴，而事实并非如此”）；其二，旅游与生活方式产业，Unveil China《How Chengdu Became "Gaydu"》、chinatraveljourney、pinktickettravel、GayOut 等英文旅游/同志旅行站点反复复述“成都=中国最开放/最包容的 gay 城”；其三，西方纪录片与摄影，如 Alessandro Gandolfi《QUEER CHINA》把成都同志社群框定为供西方观看的“热烈自由港”。

三条通道的共同点是：它们几乎只引用酒吧、夜店、NGO 的空间叙事，没有一条引用过全国性态度调查。更刺眼的是，乌托邦叙事自己知道真相——知名同志旅行站 Utopia-asia 在成都页写道：“许多中国 gay 说成都是 gay 的天堂，但别指望看到彩虹旗或骄傲游行；它的意思是，成都的 gay 感到被容忍、被融入几乎隐形——事实上他们几乎是隐形的（almost invisible）。”大多数二次传播者只是选择性地不引用这句话。

9.2 翻译中的变形：放大、裁剪与封冻

西方媒体与英文平台在转译成都时反复做三个动作：**放大**——把“夜生活相对松弛”放大为“全城最开放”；**裁剪**——把第三章的同口径数据（成都男性 40% 反对同婚、近半病理化、全国末位）从叙事中删除；**封冻**——把成都骄傲（ChengduPride）2008–2018 年举办、随后在全国收紧中停办这一事实从故事时间线里抹去。于是多面的成都（松弛夜生活+末位婚恋态度+收紧空间+停办骄傲）被压平成一句“中国最开放的 gay 城”。这不是误解，而是裁剪：被裁掉的恰是决定性少数真实处境的制度与态度数据，被保留的恰是最可消费、最具奇观性的夜生活。

9.3 更深一层：西方为何需要“中国=左翼乌托邦”

成都乌托邦之所以值得单列一章，在于它的下一环：成都“酷儿乌托邦”为“中国=进步”提供证据，“中国=左翼乌托邦”又反过来给成都镀上包容光环，二者互相支撑，共同根源是西方左翼对中国的乌托邦化——这并非新近发明，而是延续近百年的传统。1950 年代，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把新中国当作“可供朝圣的政治乌托邦”，中国学界（《探索与争鸣》）一针见血：“与其说是在歌颂以中国为缩影的进步乌托邦，不如说是在满足法国社会的政治期待”；跨文化形象学指出，西方的中国形象始终有“理想化/妖魔化”两个对立原型，理想化的中国是西方用以批判、超越自身社会的乌托邦参照点。当代版本是 2026 年 3 月 Jacobin 推崇“Chinamaxxing（单向度迷恋中国事物）”，遭到亚裔左翼刊物 New Bloom 批评：“这不是西方决定认可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，而是西方决定通过模仿一个想象的中国来批评自身的不平等”——是对中国的“哑剧”，而非对中国的认同。

剥开这一层，答案清晰：西方左翼需要的从来不是“真实的中国”，而是“想象的中国”——一件用于打西方内部战役的符号武器。在这套符号系统里，成都的 gay 夜生活是最顺手的一块拼图：它既证明“中国很进步”（用来打击右翼），又证明“中国没那么糟”（用来打击所谓恐同告警者）。而中国同性恋者的真实处境——末位婚恋态度、收紧空间、病理化——恰是这套符号系统必须删除的东西，因为它会毁掉乌托邦的效用。

9.4 现实核验：同一套系统对同志做了什么

表 7 与“酷儿乌托邦”标签同处一个国家、同一时期的公开记录

时间	事件	含义
2017-06	《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》把“同性恋”归入“非正常性关系/行为”，与乱伦、性变态、性侵、性虐待、性暴力并列	官方文本层面与性变态并列
2021-09	广电总局通知全国叫停“耽改剧”	创作繁荣不代表被许可，市场被整体关停
2022	《魔道祖师》动画下架	最热作品亦不豁免
2025-09	澳洲恐怖片《同甘共苦》(Together, 烂番茄 90%)内地版用 AI 把同性婚礼中的一名男性换脸为女性，并删减 6 分钟；国际发行方 NEON 公开谴责“未经授权删改”、叫停内地发行，公映前一天撤档	审查从“删除”升级为“AI 篡改事实”
2025-11	Apple 应监管要求从中国区 App Store 移除男同社交应用 Blued、Finka	性少数的私人社交工具亦被清理
2026-07	中央网信办“清朗·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”把“刻意炒 CP、剧本化卖腐”列为核心整治目标	“卖腐”作为乱象被清扫

《同甘共苦》一案尤其值得记录：审查者没有删除同性场景，而是用生成式 AI 把同性伴侣之一改成“女性”，强行把同性婚礼变为异性婚礼。该片本身是关于“神秘力量把两个人强行融合为一”的身体恐怖故事，审查者恰恰在银幕外做了同样的事——用权力之手抹除一段关系，虚构里的恐怖成了审查的预言。更深的寒意在于：一旦 AI 换脸成为常规审查工具，观众将无法确认所见影像是否被篡改，审查由“删除”升级为“改写历史”。

9.5 立场：这不是误解，而是合谋

本文拒绝在此扮演“理中客”。“成都=酷儿乌托邦/中国=左翼乌托邦”不是西方善意的误读，也不是中国内部无害的叙事偶然，而是多方共同完成、功能在于遮蔽真实处境的**结构性合谋**：西方左翼用“符号中国”打内部战役，却伤及“真实中国”的性少数，其对中国同志“无共情的政治化”与对俄罗斯同志“带共情的审美化”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；Gaydu 旅游与传媒产业把在收紧中艰难生存的空间包装成“最开放 gay 城”的消费奇观，面对“几乎隐形”的真相却只引用“天堂”那句，这是对苦难的消费而非见证；而中国自身的系统性压制，在把同性恋与乱伦、性变态并列于审核通则的同时，安然享受西方“酷儿乌托邦”叙事带来的体面——外部恭维恰好为内部压制提供了“没那么糟”的合法性。乌托邦叙事与审查机器，事实上互为帮凶。

十 凝视的等级：白人悲剧与亚裔处境

国际社会对酷儿处境的关注从来不是纯粹按人道主义需要分配的，它被种族审美与政治叙事双重扭曲。俄罗斯属于白人种族范畴，其酷儿处境被包装为“受苦的悲剧白人”，既有“反威权抵抗”的政治叙事加成，又身处西方男同审美中心，因此获得远超其数字权重的共情；中国（及东亚）处在另一端，只是“遥远的政治他者”，其酷儿处境被当作制度论争的工具，却几乎不进入任何人的欲望与审美半径。亚裔女性尚有一层“异域柔顺”的刻板印象可供消费，亚裔男性则长期被边缘化于全球审美体系——既无白人的正统性，也无拉丁、中东男性的“异域情欲”标签。

结果是：俄罗斯同志的苦难被审美化为魅力，中国同志的苦难被政治化为新闻。萨义德《东方学》（1978）指出，西方通过整套话语装置把“东方”建构为可描述、可消费的停滞他者；投射到酷儿议题，中国处境被“东方化”为“独特文化现象”而非“普遍人权议题”——同样的限制发生在俄罗斯是“威权压迫自由”（值得愤怒），发生在中国是“东方文化的特殊性”（值得理解）。白人研究（whiteness）进一步揭示，白是一套“无标记的规范”：白人的苦难天然被视为“人的苦难”，亚裔的苦难总要额外解释才配被看见。共情不按需要分配，而按一种被种族化的欲望秩序分配。

十一 结论

回到最初的问题“成都真的包容吗”，答案取决于你指的是哪个成都：若指夜生活的成都、耽美幻想消费的成都、年轻人娱乐场景的成都，它确有相对宽松的一面，真实且值得珍惜；若指婚恋价值观的成都、主流性别秩序的成都、接纳真实同性恋者的成都，其保守居于全国末位梯队，这同样真实。两个成都同时存在、并不矛盾。真正错误的，是用第一个成都的总体印象，冒充对第二个成都的总体结论——用“消费男男爱情故事的自由”冒充“接纳真实同志的诚意”，用小众的热闹遮蔽制度的沉默，用“不干涉”冒充“接纳”，用相对中立冒充绝对中立。

把视野放大到全国，CSS2023 中同性恋 20.3% 的接纳度、CSS2021 中 74.5% 的不接纳率（刑满释放者仅 30.1%），说明成都男性的末位并非孤例，而是同一套道德社会距离排序的地方显影；李银河数据的维度分离、婚姻支持率与总体包容度的正相关、创作繁荣与现实压制的俄罗斯反例、国家框架对中间派的传导、西方滤镜对乌托邦的制造，则共同解释了“包容叙事”为何能在低接纳现实之上顽强生长。

方法论结论

“包容”从来不是一个标签，而是一串可检验的指标：制度是否保护、公共空间是否可见、偏见是否被矫正。当三者皆缺时，剩下的“不干涉”只是“不作为”的另一种拼写。讨论任何“包容”之前，应先追问三个问题——你指的是哪一层包容？测量它的数据是否同一把尺子？你所处的参照系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？这三个问题，比任何结论都更重要。

参考文献

A 中国公众态度与社会距离数据

- [1] 世纪佳缘 × 中国科学院相关机构. 第五次全国婚恋调查报告 (2015-09, 32 省份、83,250 份有效样本). 成都男性“近半视为心理变态、40% 反对同婚、全国最不能接受同性恋”等数据, 经上观新闻/中国青年网逐字核验: https://whb.cn/zhuzhan/kandian/20150925/38226_3.html; 全国男女均值与山东/南京/广州对照见新浪女性全文: <https://eladies.sina.cn/feel/love/2015-09-25/detail-ixifmki9510545.d.html>
- [2] 邹宇春, 李炜, 任莉颖, 崔岩, 林红, 田志鹏. 当前中国的社会宽容水平. 载《当代中国社会质量报告·第三辑》, 2023-04 (基于 CSS2021: 同性恋不接纳 74.5%、艾滋病患者 62.4%、乞讨者 43.3%、婚前同居者 41.5%、刑满释放者 30.1%、不同宗教信仰者 26.4%). 中国社会科学文库: <https://www.sklib.cn/booklib/databasedetail?ID=10368095>
- [3] 中国社会科学院. 2023 年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调研报告 (基于 CSS2023: 同性恋接纳度 20.3%、艾滋病患者 30.0%, 同性恋在各边缘群体中最低、低于刑满释放者).
- [4] 央视网. 调查显示: 2/3 中国人认为同性恋“不可接受” (皮尤调查, 58% 打 1 分), 2013-12-27. <http://news.cntv.cn/2013/12/27/ARTI1388089324182370.shtml>
- [5] Williams Institute (UCLA).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LGBTQ People in China, 2024-05. <https://williamsinstitute.law.ucla.edu/publications/attitudes-lgbtq-china/>
- [6] UNDP. Being LGBTI in China: A National Survey on Social Attitudes towards Sexual Minorities, 2017. <https://www.undp.org/asia-pacific/publications/being-lgbti-china-national-survey-social-attitudes-towards-lgbti-people>
- [7] 基于 CGSS2023 的中国成年人性观念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(5,252 名成年人, 同性性行为接受度 1.60 ± 1.03). 皮肤性病诊疗学杂志, 2026. <http://pfxbzlx.gdvdc.com/CN/10.3969/j.issn.1674-8468.2026.01.007>
- [8] 李银河 2007 年全国大中城市公众对同性恋态度电话调查 (就业平等 91%、人格平等约 80%、同性题材影视公开播出约 55:45; 同性恋行为“完全没错” 20.8%/“完全错误” 37.8%) . <http://eladies.sina.com.cn/column/liyinhe/20080628/9.shtml> ; http://views.ce.cn/view/ent/201505/25/t20150525_5450341.shtml
- [9] 南方周末. 民法典时代, 李银河谈离婚冷静期与女性权利 (“公众接受度较高、官方态度较保守”访谈), 2020. <http://m.toutiao.com/group/6834741945273680397/>

B 耽美消费与现实接纳的断裂、俄罗斯案例

- [10] Boys Love Media in Thailand (78.6% 男同认为 BL 不真实 vs 69% 异性恋女性认为真实). ResearchGate: <https://www.researchgate.net/publication/374409617>
- [11] 异性恋女性消费酷儿文本“切断与 LGBTQ 真实生活联系”.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(Wiley): <https://onlinelibrary.wiley.com/doi/10.1111/jpcu.70038>
- [12] Pure Love and Shadow Desire: Navigating Censorship, Queer Fantasy and Ressentiment in Chinese BL Erotica. Sage, 2026 (审查与 BL 繁荣共生、2014 晋江“耽美”更名“纯爱”). <https://journals.sagepub.com/doi/full/10.1177/13675494261421517>
- [13] 《天官赐福》在俄连续两年虚构类销量第一、超《哈利·波特》、2024 上半年 9,200 万卢布居总榜首、前三册逾 50 万册.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: https://m.sohu.com/a/804329596_121418230 ; 莫斯科书展唯一亚洲前十: https://k.sina.cn/article_6423803379_17ee375f3001017sfl.html ; RT: <https://www.rt.com/culture/603854-chinese-danmei-novel-russia/>

C 理论锚点

- [14] Lisa Duggan (2002).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? (homonormativity); Jasbir Puar (2007). Terrorist Assemblages (homonationalism); Laura Mulvey 男性凝视 / BL 女性凝视 (Pagliassotti, 2012); Antonio Gramsci 《狱中札记》文化霸权; Louis Althusser 意识形态询唤; Leon Festinger (1957) 认知失调; John Rawls 《政治自由主义》程序与实质中立; Edward Said (1978) 《东方学》; whiteness studies.
- [15] 爱德曼信任度调查: 2020 年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 90%、2024 综合信任指数 79 (美国 46) .

D 西方叙事与审查案例 (第九章)

- [16] Sixth Tone (2016). Chengdu, the Questionable Queer Capital of China. <https://sixthtone.com/news/1528> ; Unveil China. How Chengdu Became "Gaydu". <https://unveilchina.com/queer-history-chengdu> ; Utopia-asia 成都页 (“几乎隐形 almost invisible”) . <https://www.utopia-asia.com/chinchen.htm> ; Alessandro Gandolfi, QUEER CHINA. <https://www.alessandrogandolfi.com/editorial/queer-china-282>
- [17] 澎湃新闻《探索与争鸣》: 1950 年代法国左翼的新中国乌托邦朝圣. https://m.thepaper.cn/baijiahao_24827672 ; 跨文化形象学 “理想化 / 乌托邦” 原型 . <https://core.ac.uk/download/41452342.pdf> ; New Bloom 批评 Jacobin “Chinamaxxing” , 2026-03. <https://newbloomag.net/2026/03/20/jacobin-chinamaxxing-response/>
- [18] 2017-06 《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》将同性恋列入 “非正常性关系/行为” ; 2021-09 广电总局叫停耽改剧; 2022 《魔道祖师》动画下架。
- [19] 《同甘共苦》(Together, 2025-09) AI 换脸事件, NEON 谴责并叫停内地发行、撤档: The Independent <https://www.the-independent.com/arts-entertainment/films/news/together-movie-dave-franco-gay-couple-ai-china-b2832542.html> ; The Daily Beast <https://www.thedailybeast.com/china-whitewashes-gay-character-from-dave-franco-and-alison-bries-horror-flick-together/> ; GCN <https://gcn.ie/together-pulled-china-after-ai-makes-gay-couple-straight/>
- [20] 2025-11 Apple 应监管要求移除 Blued、Finka. GAY TIMES: <https://www.gaytimes.com/life/apple-removes-two-popular-gay-dating-apps-from-chinas-app-store-after-government-pressure/> ; 2026-07 中央网信办 “清朗” 团播整治 (炒 CP、卖腐) . https://m.sohu.com/a/1045373679_122721400/

附录 A 数据口径与核验说明

1. “成都男性反对率 40%+、全国末位” 为讨论中引用的婚恋平台调查口径; 原始分省图表未能在公开渠道逐一复核, 但同一调查已核验数据 (西南男性对同婚反对率约 33%、全国男性反对率 35%) 支撑同一结论方向。
2. CSS2021 (不接纳率) 与 CSS2023 (接纳度 20.3%) 来自不同年份、不同问项, 中间存在 “中立/说不清” 层, 故两组数字不可直接相加或相减, 应分别按其原口径引用; 二者方向一致: 同性恋均处群体排序末位。
3. 所有百分比均标注年份与来源, 跨国比较时注意各国抽样与问项差异; 表 3、表 4 的维度高低差用于说明 “维度分离”, 不代表同一总体。
4. 第八章哲学概念与第十章批判理论均为该领域标准理论框架, 用于为经验观察提供解释结构, 不构成对具体事件的直接断言。
5. 第九章事件均为公开报道; 《同甘共苦》的删改细节与 NEON 谴责以所列国际原始报道为准, 日期与影片信息从其原文。

附录 B 字体与版权声明

本论文 PDF 全文以 Noto Serif CJK SC (思源宋体) 为正文、Noto Sans CJK SC (思源黑体) 为标题字体排版。两者由 Google 与 Adobe 联合发布, 采用 SIL Open Font License 1.1 (OFL) 授权, 允许任何人免费使用、研究、修改、再分发与商业使用, 亦允许嵌入文档 (含 PDF) 随文档传播, 不构成字体侵权。本文未使用任何需付费授权或仅限系统内置的中文字体 (如方正、汉仪、微软雅黑等商业字体) 进行嵌入或分发。

网页版仅以字体族名称调用访问者本机已安装字体、不随网页分发任何字体文件，亦不涉及字体软件的复制与传播。